



再闯狼山！

随着几场大雪的降临，若尔盖雪原越显厚重。格林的觅食变得越发艰难，带着他走上几天也找不到食物是常有的事。晚上一无所获的格林回到獒场靠分吃些藏獒的狗粮过日子。冰雪封路，外面的补给渐渐跟不上了，有限的肉食留给了怀孕的母獒，狗粮的储备也不多了。

我和亦风为格林存下的羊肉早就吃完了，以前卖羊给我的羊倌儿也不知去向，其他问到的牧民又都不肯卖羊。我只好把我们的干粮和方便面饼都拆开来填补格林的肚子。几公里外人类的垃圾填埋场是格林自己找到并常去的地方。狼的肚子是为肉而生的，但极端情况下只要能找到的他什么都吃，哪怕那些东西的营养价值极低，他也会用强力的胃液去榨干它最后一滴养分。挑食不是狼的权利。

有时格林会在垃圾堆中惊喜地发现一些干骨头，便用强有力的牙齿嚼碎饱饱地吃一肚子，再兴冲冲地叼一块回来给森格。但吃惯狗粮的森格却无法享受格林的慷慨，于是格林会在场子里刨一个坑，埋骨存粮。幸运的话，格林也能在垃圾场捉到老鼠。

但是，狼的胃像是一个无底洞。狗粮、面饼和垃圾对狼而言消化得太快，出外跑上半天肚子就瘪下去了，饿得格林猛吃冰雪来安抚强烈抗议的肠胃。狗粮也不能像肉食那样提供足够的热量。到晚上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几度，地上的冰雪冻得格林牙齿打战，他交替着抬起两只前爪，卷起毛茸茸的尾巴覆盖在冰冷的脚爪上。

看着长身体的格林温饱都成了问题，我和亦风心急如焚，只好把格林留在獒场，冒着冰雪开车到县城的市场去等着买肉。

在冬季的草原，非不得已我们不敢动用车，也是由于冰雪断路，加油站的汽油接济不上，车里仅存的小半箱汽油显得尤为珍贵，原想留着带格林回领地时用，现在也顾不到那么多了。适应城市跑动的车在高寒和缺氧情况下，不是半天打着着火就是开着开着在暗冰的路面上打着旋儿熄火趴窝，非常危险。

开不动，又不能丢下车步行，原本便利的交通工具变成了最大的累赘，出行举步维艰。在笔直荒凉的公路上一旦出状况，即使等上半天也不见得能有一辆车出现，出现了也不一定能帮忙。两个人冻得头脑麻木，瑟缩在车里避风。矿泉水冻成了冰坨子，在怀里暖上半天才能勉强喝上一口。

由于早就过了旅游旺季，少有游客，若尔盖的冬天显得冷冷清清，县城多数的店铺都关张歇业，远离县城的草原就更看不到人了。我们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挨到了县城，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杀牛人，买到一只几十斤重的粗壮牛腿，还采购了一麻袋土豆、一麻袋萝卜，又买光了一个小店里的所有方便面、肉干和压缩饼干。我们欢天喜地地带着口粮回獒场。



如果错过这个冬季，格林就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孤狼游走荒原，饿死！冻死！被人打死！要么被我们带回城市，囚禁笼中，生不如死。总之，这一辈子就毁了。

与格林从小一起长大的藏獒伙伴中，黑虎、皇帝、小不点早已被卖掉，剩下的三只藏獒里，风雪和红眼睛怀孕了。养獒人怕母獒动了胎气，特意修了带暖气的产房把她们关起来静心养胎，再不让出外活动。要知道如果能生下两窝品相好的藏獒，那就是不小的收入。唯一剩下能陪伴格林的就只有森格了。



饥寒交迫的格林，有时只能猛吃冰雪来安抚强烈抗议的肠胃。

森格作为獒场的种狗，常常被工人牵出去跟千里迢迢送来的母藏獒配种。每当森格被冰冷的铁链拽拉着消失在铁门后，格林就焦急地绕着栅栏来回转，朝着渐渐关闭的铁门“黄！花！嗷——”地猛叫着。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一个个离开，这在格林心中形成了一种畏惧，他总担心自己这最后一个兄弟也像黑虎和皇帝那样从他的生活中永远消失。当再也听不到森格任何回音以后，格林失落地走到母獒“风雪”的产房外，嗅闻门缝里那深重而寂寞的鼻息声。之后他默默地趴在门前的雪窝里，直到鼻尖上身上都落满雪花，直到冰雪再次消融，空空的场子里除了寂寞什么也没有。我们隔着窗子看着这一切摇头叹息，却也毫无办法。

我和亦风商量了一下，獒场的食物也不多了，狼的食量太大，与其坐等挨饿，还不如带着格林再闯狼山。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亦风：

第一，从季节来看，春夏季是狼分居带崽的季节，各家狼护崽和地盘观念特别重，不会接纳陌生成员。唯独冬季是狼群集结的时候，这个时候狼群的宽容度最大。他们需要新生力量的加入，依靠集体合作猎食越冬。冬季入群，也最能历练狩猎本领。

第二，从年龄来看，格林现在八个多月大，半大小狼不会跟大狼竞争地位，狼群乐于接受这种既能参与猎食又懂臣服的成员。一旦格林性成熟了，大公狼都会排斥他。如果错过这个最佳入群年龄，格林很可能成为一匹孤狼，而孤狼很难生存半年以上。

第三，从食物来看，夏季是食草动物的季节，看似“食物”多，但这些“食物”却是一年中最具活力的时候，难以捕捉。并且夏季里熊和猛禽等肉食竞争者也多，腐肉难寻，孤狼反而容易挨饿。唯有冬季才是

狼的季节，竞争者少，冻死的牲畜又为狼提供了很多唾手可得的动物，无论集体打围也好，寻找腐肉也罢，狼群的力量肯定比我们强。

第四，从生活习性来说，狼是喜欢群居的动物，而格林所有的伙伴都没有了，他急需找到属于自己的种群，不能再在狗群和人群中迷失身份了。

第五，从外界干扰来看，春夏秋都是若尔盖的旅游旺季，人太多太杂了，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是复杂而不可预知的。格林不懂怕人，万一他接近游客，后果将会如何？

亦风表情凝重地听完我的分析，点头道：“是这样，如果错过这个冬季，格林就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孤狼游走荒原，饿死！冻死！被人打死！要么被我们带回城市，囚禁笼中，生不如死。总之，这一辈子就毁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忽又神秘地笑着：“我再给你补充一个第六吧。你不是说公狼一年就可以性成熟吗？这个，女朋友……可以有了，这家伙前两天抱我腿来着。”

我脸一红：“该不是受森格的影响吧，这段时间藏獒不是老在配种么，可能那气味对他也是种刺激吧。”

亦风笑得更神秘了，套着我耳朵悄悄说：“我看过了，还没长熟呢，欠点儿火候。”

“讨厌！”我通红着脸一把推开亦风。

我们估计了一下亦风车里剩余的汽油，决定先到扎西的牧场，我们需要找扎西买羊，更需要向扎西这位原生牧民多学些草原生存技能。成败就在这个冬季，再苦再冷再险，为了格林重返狼群，咱们再闯狼山！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收拾好的行装放到车里。我又想起一样东西，从房后拎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狗粮袋子硬塞进了后备箱。亦风问我里面装的什么，我不说。

森格被拴在了中场院的墙柱子边。我拿出链子轻轻套在格林脖子上。格林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和森格，似乎瞬间感觉到这次离别将不再回来了，他猛然挣脱链子跑回森格面前，从小相伴的一对兄弟默然无语，相互碰了碰鼻子……我走近他俩，喉咙像噎了钢钉一样疼痛。我慢慢跪

下来，一手搂过格林，一手抱着已长得像雄狮般的森格，把他们并在一块儿，用额头顶着他俩的鼻头轻轻摩挲——人、狼、獒今天能够头鼻相抵，今后却会走向不同的命运，狼也许会回归荒野，生死难料；我或许会回到城市，坠入纷忙；森格的未来又将如何？我闭上眼睛喃喃地说：“这可能是我们三个最后一次抱在一起了吧……森格，我的憨大个儿，如果我们还能再见面，我一定记得我还欠你一块儿巧克力……”

产房的门缝里传来深重的鼻息和呜咽声，风雪和红眼睛关在产房里，她们和格林连最后告别也不能够了。我知道每年獒场都会处理掉一些品相不好的小藏獒，不知风雪和红眼睛的孩子们能有几个幸存得下来。我想起了河边的领地狗，我隐约明白了为什么白脸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组织狗群围咬獒场的人——几个月前，白脸也将为犬父，当他目睹同类幼崽被抛尸河边时，那种悲愤可想而知。

我深吸一口气，重新拴上铁链拽了拽格林：“走吧……”格林一步三回头地跟我出了场门。森格形只影单留在了中场院里，飘飞的雪片渐渐模糊了他的身形，寒风中传来森格挣扎铁链的哗哗声和他婴儿般细弱的哀鸣……

狼和藏獒本来是草原文化中最经典的部分，在原始游牧时代，狼、獒、人相生相克，相依相伴，狼保护草原，獒保护牧民和羊群。狼和藏獒本是同根生，这对传说中的战神，短短几十年后却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命运：狼的悲剧是被人恨，灭种剿杀！藏獒的悲剧是被人爱，机器零件一样地生产囚禁！人类的恨和爱都演化成了一场灾难！我们能做什么？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一匹狼的生命？一只獒的遭遇？还是一种草原传统的消亡……

狼杀绝了，獒被囚了，人啊，还要怎么做？

.....

我们终于到了扎西的牧场，扎西和老阿妈见到雪中来客非常高兴，连忙拴起狗来，远远地走出帐篷迎接，牧民淳朴的热情让凝在我们心中的寒冰渐渐融解开来。

扎西看到蹦跳下车的格林惊喜得眉开眼笑：“嗨！格林长这么大了！”扎西赶紧拿出一大块羊脖子举得高高地冲格林喊：“这次可不许抢哦！”不抢才怪！格林腾空一跃扑倒扎西，抢过羊脖子来，叼得远远

地大快朵颐。扎西从地上爬起来，拍拍满身雪花大笑着：“他还是这德行！”

我笑着声明：“至少这次没踩到你嘴里。”

扎西哈哈大笑起来，亦风一路阴云密布的面容也浮出了淡淡笑意，快乐真的是最富有感染力的东西。扎西和初次见面的亦风握着手，盛情邀请我们进帐，又抱出一大罐青稞酒，一定要跟亦风喝上几碗。阿妈把酥油茶、糖、油饼、血肠、羊排摆了一桌子。扎西的妻子依旧羞涩少语。只是不见小次仁，一打听才知道他去城里读书了。

我们围着火炉喝着酒，吃着血肠，身上渐渐暖和起来。扎西问起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我们才舒展的眉毛不禁又凝成了一团，对扎西说起了格林的事情。

扎西看向帐篷外。格林吃完羊脖子，正在雪地上陶醉地擦嘴。扎西说：“把他放到我的草场去吧，我不会打他。牛羊我多的是。”

我和亦风很感动，但却摇摇头：“总不能因为你善良，就指着你的牛羊吃吧。”

“那有什么啊！”扎西的脸被青稞酒熏得黑里透红，“就这么定了，留下！过不了冬的弱羔子病羊老羊都给格林。”说罢硬是倒酒，一桌人喝了个痛快。

次日清晨，我钻出帐篷，就看见格林绕着羊群优哉游哉地散步，那闲散神态就像一个退休的老大爷在视察他的菜园子。我远远地叫他一声，他淡淡地回头瞄了一眼也不理会我。清早出来吃草的羊当然不喜欢一只狼在旁边看他们野餐，几只大公羊摆好架势拿犄角对着他：“够胆放马过来！给你点颜色瞧瞧！”格林也并不靠近，只要羊一发威，他就夹着尾巴知趣地退到一边，俨然一只牧羊犬般趴在草丛里打着哈欠。羊群吃着草开始走动了，格林也慢悠悠地站起来，伸个懒腰远远跟着，再选一处草丛趴下休息，半眯着眼睛看羊。起初一些羊吃着草还时不时警惕地抬头看格林一眼，后来看格林一直无所事事地趴在雪地上晒着冬日暖阳，羊也就渐渐习惯了格林的存在。羊们抓紧时间扒开雪地埋头吃草，毕竟冬天里气候严苛，白天吃草的时间很短，牧草太少太金贵，营养价值又低，必须大量的进食才能勉强填饱肚子。

我又喊了好几声，格林还是充耳不闻，亦风问：“他在干啥呢？好像没见过羊似的。”我不置可否，抬眼看见扎西骑上马，忙问他：“你要去哪儿啊？”

“去城里，给牛羊配针药，顺便想办法给你们弄点汽油回来。”扎西回答，亦风连忙感谢。我一听扎西要抓羊打针，立刻表示要帮忙，扎西大笑着不干，理由很打击我：“你不认识羊，也抓不准，要是让你瞎抓一气，你能给一只羊打五针。”说完，用头巾遮起笑脸，把脑袋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勒紧缰绳一夹马肚子，绝尘而去。

一直到下午，格林就像迷上了电脑的小孩子，一心一意守着羊群。亦风拿望远镜打望着：“你看格林多老实，只要他吃饱了就和羊群相安无事，呵呵，牧羊狼。”

“他上次吃过羊的亏，天知道他在琢磨什么。”我总觉得格林老实起来反而不正常。

时近黄昏，用铁链拴在木桩子上的看家狗欢快地汪汪叫起来，扎西回来了。他提着小半桶汽油递给亦风：“汽油少得很，就找到这些。”亦风连忙接过来致谢。

两个现代人困在草原里没辙，还需要牧民骑马去帮我们找汽油，亦风摇头苦笑。

我们三人进帐喝茶，夕阳渐斜。帐篷里，数扎西的笑声最爽朗：“你们呀，太依赖车啦，我也有摩托，可我不爱用它，车这玩意儿看起来好像是你在驾驶它，实际上却是它在奴役你。一旦趴了窝，啥办法都没有。我的马儿能耐苦寒，懂感情，有灵性，这草原上哪儿都能去，关键时候还救过我一命，车能行吗？上高原就趴窝的车太多了！车会用马的名字，马从来不屑用车的名字……”

“是啊，出自人手的東西的确不如出自自然之手的東西牢靠。”我咂了一口青稞酒，笑着打哈哈，但心里却觉得扎西的话颇有道理。

亦风笑着接话：“扎西，你说得没错，那的确是奴役的开始，但是我们已经没救了，你还能蹦跶两下，只要你们还只是走路、骑马、游牧、靠天吃饭，你们就是自由的，等有一天你们也需要汽油、钞票、房子和其他东西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呵呵！”

正聊着天，羊群突然像炸了锅一样狂奔起来。我们赶紧出外看，格林“狼入羊群”，冲得羊四散逃跑。牧场里来了一只敢公然杀羊的狼，羊群一片惶恐。扎西家的两只大狗眼睁睁地看着狼发动袭击，狗瞪大了眼睛发狂地挣着铁链，差点把铁链那头钉在地下半米深的木桩子连根拔出来。

短短十秒钟的追逐，一只中等个儿的羊已经被格林拖住后腿甩翻在地，羊挣扎着想翻身起来，格林从背后绕过羊角，照着咽喉准确地咬了下去。牺牲者已经产生，狂跑的羊们重新恢复了平静，逐渐聚拢在一起，心有余悸地望着掠食者，羊腿不停地发颤。我们连忙跑过去看，格林还死咬住羊脖子毫不放松，喉咙里咕噜咕噜大口吞咽着汩汩流出的羊血，他翻起眼睛以胜利者的骄傲和护食的警惕盯着我们。

“这是那只瘸羊！”扎西看看羊腿叫着，“他可真会挑！”

果然，那羊的一只后腿关节肿大，挣扎的时候腿都蹬不直，奔跑起来肯定影响速度。格林这家伙白天跟着羊群那么久，原来是在分析情况，观察哪只羊容易得手，然后耐心保存体力，等到傍晚羊都放松了戒备，走也走累了、吃也吃胀了的时候，才向他早就看好的目标发动突袭，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体力消耗瞬间解决战斗。

扎西掩饰不住兴奋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看到狼杀羊的全过程。太厉害了！”

我对亦风使个眼色，亦风领悟，忙拿出一沓钱塞到扎西手里。

“干什么？！”扎西像摸到火炭一样甩开亦风的手，表情从惊讶立刻转成恼怒，“你也太小看我了，还当我是朋友吗？”亦风尴尬地立在当地，我还欲说和几句，一看扎西像受了莫大感情伤害的样子，立刻闭嘴了。我知道扎西性格豪迈，没有那么多虚伪的推辞。

夜里，守着战利品，心满意足的格林坐在牧场上，鼻尖指着星空，嘴巴卷成筒状引吭高歌，天生的哭腔中多了一份成就感与自豪感——他猎杀了第一只羊。

亦风放下帐篷布帘，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不行啊，这家伙尝到甜头了，要真把这儿当大食堂就麻烦了。”

我点头道：“这只大羊足够格林吃上一个星期的。我们抓紧这一个星期时间向扎西和阿妈多学习一些生存技能，争取早日再上狼山。”

这一个星期大雪不断，格林居然又找到了一头早产的死羊羔，他把羊羔拖到大羊残骸旁边，美滋滋地守着自己的冬粮，瞧把这小子乐的。不过我们该走了。我把羊羔和他吃剩下的大羊骨头打包装车。亦风清点了一下物资——几大箱压缩饼干、方便面、矿泉水、牛肉干之类。临走时阿妈又装了一大背包的风干肉和油饼，再三叮咛保重。扎西硬捆了一只大羊放在车子后备箱，说：“吃的不够了就回来！”我们感激地握手告别。

再次驱车来到了领地附近的大河湾，我们惊喜地发现河面已经结冰。格林率先踏了上去，我们提心吊胆地试探了几次也终于踏上了冰面，这才发现我们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冰面厚实得牦牛群都能通过！

对于在成都平原长大的我来说，何时见过这么厚重壮观的冰河啊？我跟格林在冰上扑来滚去傻闹一气。格林在结冰的河面轻快地滑行，一看到冰面上有东西就凑上去嗅闻撕扯，那是随河漂浮的垃圾在冰面上停滞封冻。

“你快看格林的脚印！”我高兴地指给亦风看。格林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冰河面上，平坦的积雪把格林足迹的特征存留得一清二楚。格林轻快小跑的时候，两只后爪能准确地落在前爪印上，排列成整齐的一路，像受过训练的专业模特所走的猫步，动作极为协调。由于格林抬脚幅度都不高，雪面被带出一路拖痕连在脚印后方，像一串排好队的小蝌蚪，只有在转弯的时候小蝌蚪才偶尔分成两行，这时格林前爪缺少一个指头的痕迹就清晰可见。

亦风一路跟在格林后面仔细观察，又对照另几行我指给他看的狗爪印，啧啧称奇：“嘿嘿，我现在也能分辨格林的足印了。狼爪印可比狗爪印大得多啊。格林的脚掌就像雪地靴一样，非常适合雪面跑动。你看我的一只脚印就陷下去十厘米深，而他四只脚落在同一个点才只陷下去五厘米深。脚掌宽度和体重的比例非常完美，压强最小！如此看来，体重蹄儿小的牛羊陷在雪地里跑不动的时候，对狼却最有利。”

亦风又对照了一下格林和狗的两种爪印，说：“都是犬科动物，为什么爪印的差别就那么大呢？格林的爪印能排成一排，而狗的爪印却是两行散开，各走各的。”

“这要从骨骼结构来讲了。”我好不容易逮到显摆的机会，“狼的胸骨很狭窄，所以他的脚步往往能并到一起，厚实的雪面下覆盖着什么永远是未知的——可能会有荆棘或者空洞，狼跑动的时候踩踏同一个落点，每一步都能减少对陌生雪面的踩踏。跑动过程更安全。”

亦风嘿嘿笑着狡辩道：“那如果一个落点踩到一根刺，不是四个爪子都被扎了吗？”

“你就知道贫！”我笑着团了一大把雪向亦风扔去……

河面一旦封冻就节约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车子却开不过河，我们只能下车步行。河对面就是狼山，雪后的狼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壮美，山前是开阔的狼渡滩，许许多多黑点散落其间，那是一群牦牛在吃草。

我们带上睡袋、干粮、相机、太阳能蓄电池和营地灯等装备，其余东西暂存车里，需要时再来取。还有一只狼和一只羊，咋办？如果不牵着走，必定发生流血事件。我们考虑再三，还是由我拽住格林，亦风牵着羊上山，两个人分别控制住这对冤家。

离开扎西牧场时，格林虽然吃过了羊羔，但冬天里的狼存粮意识很重，即使吃饱了，见到唾手可得的落单羊还是会忍不住猎杀，对他而言咬死摆在眼前就放心了，可海拔近四千米的高原上扛一只一百多斤的大死羊上狼山，谁有这体力啊？

我们开始步行了，果不出我所料，格林腆着大肚子也忍不住绷直了铁链朝羊那边抓挠，他拗不过脖子上的链子，干脆人立起来，两只前爪像擂动战鼓一样拼命鼓捣。而羊也毫不含糊，“春风吹，战鼓擂，一只小狼谁怕谁？”羊低头亮角一遍一遍地朝狼顶过来，“来啊，羊爷爷戳你两个透明窟窿！”我和亦风只好铆足了劲儿一路劝架一路进入狼渡滩。

刚走上狼渡滩，眼尖的亦风就发现了几行新鲜狼足迹，那当然不是格林的。

“看来真有狼来过。”亦风摸了摸腰间的相机，发现狼迹的兴奋已经让他忘记了应有的惧怕。

我立刻站住不走了，一脸严肃地对亦风说：“你别太高兴，这野狼可不是你养的格林，而且他们接不接受格林还是一回事，更不会对我们夹道欢迎，一定要保持警惕才行。进了狼的领地，绝对不能大呼小叫，因为狼的听觉超级灵敏。”

“好。”亦风立刻压低了声音。

我见亦风能够接受我的“教育”，又和他约定了好几点注意事项：不再过多呼唤格林的名字了，让他渐渐淡忘人的召唤；不冒失地拍摄野狼，以免被狼误认为我们手持武器；我们在领地停留期间如果生病受伤必须马上撤离，避免引发潜在的危险，因为狼有攻击弱者的天性。

从进入狼渡滩范围，嗅到同类的味道，格林就停止了跟羊的较劲，埋头嗅着地面一路向领地方向猛拽铁链。我看见格林转移了兴趣，就放开链子任他在狼渡滩巡视。

一路上，我和亦风再没说话，在高原行走相当于平地负重四十斤，况且亦风和我还各自背着不下四十斤的沉重背包，又牵着一只羊，这简直是高强度的体力活儿。两人闷声不响地行路，能把气息捋匀就不错了。

我们埋头苦行了很长时间，亦风就地坐下休息，大口喘着粗气，刚抬起头来望着前方就傻眼了：“呃？”

我也愣住了，刚才光顾着走路，竟没注意到一条崭新的铁丝围栏横穿狼渡滩，向左直达狼山，向右一直绵延到不可及的远山！我倒吸一口凉气，才离开半个多月的时间，狼渡滩这最后的清净地也被围上了围栏！我们惊讶地沿着围栏一直往狼山方向走。

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铁丝网仍旧一眼望不到头，围栏还渐渐多了起来，还有一处砖砌的牲畜围场。我和亦风没法指望绕行了，不得已两个人抬起一百多斤的羊，翻过围栏，往狼山领地继续走，心情瞬间变得沉重起来。

铁丝围栏跨过狼山山顶，从神圣的经幡旁边穿过，标志着这座神山也终于变成了人山。站在领地，悠闲吃草的牛羊近在几十米外，蜿蜒于狼山之间的壮观“冰龙”上全是滑稽溜冰的绵羊和星罗棋布的牛羊粪，美丽的狼渡滩中安静越冬的天鹅已不知去向。牛羊踏碎薄冰踩在原本清

澈的浅浅雪水中，搅和起一摊摊烂泥。天堂变成了澡堂，仙境化作了险境。

我们目瞪口呆，我不相信原以为最荒无人烟的草原深处会变得如此“繁华”，狼最安全的庇护所变成了最危险的禁地。格林原本隐秘的狼洞与最近的围栏相距不过一百米，遮蔽狼洞的灌木丛在牛羊拥挤踩踏中早已东倒西歪，这个几十年的老狼洞洞顶已被踩塌一大半。满地的牛羊粪便和蹄印下狼踪全无，狼最后的领地也丧失了。



最荒凉、狼踪迹最多的领地都已被人迹覆盖，围栏内的草原像被剃了头，我不知道狼还能去哪儿。

格林徘徊在狼洞前久久不愿离去，他呜呜悲鸣着，一个劲儿地刨开塌陷的洞土，一次次往洞里试探张望，那神情就像大地震后在废墟中拼命挖掘亲人的孤儿一样。家园破碎，格林不顾一切狂舞的爪子在污浊的泥雪纷飞中挖出了一道道血迹。我无法相劝更不忍再看，转脸靠在亦风肩上，泪湿衣襟。在这人类割据的领地，我们再也没有了归家的坦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格林，我们还能去哪里呢？

良久，我和亦风才垂头丧气地回到狼山对面亦风搭建的观测点前。观测点的小屋门上被人用牛粪和土块画了一个大叉，这可能是驱逐令吧，但我们已无心理会这些。

“扩张得太快了，跟半个多月前我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看来这里已经被作为冬季牧场了。”亦风说着，把羊拴进屋里，回来陪我坐在房前雪地上。他看着对面山腰上还在狼洞前固守的格林，问我：“你觉得狼群还会来吗？”

我失望地摇摇头，心头竟然有种无家可归的凄凉：“我不知道了，这是我和格林找到最荒凉、狼踪迹最多的领地，也是我寄希望最大的地方，最后的安全地带都失去，我不知道狼还能去哪儿。”

“真是无处不到，光秃秃的狼山能有多点儿草啊？连这里都要放牛羊，人快把草原给压垮了。”亦风连呼吸都沉重起来。

在这种高寒草甸上，只有牧草一种初级生物，这是一切的命根。草

原最主要的三级生物链中，初级的牧草、次级的食草动物、高级的掠食动物，哪一个环节缺失了都是致命的。而眼下的草原生物链，初级和高级两个生态环节都在缺失，次级的野生食草动物也不见踪影，唯有牛羊牲畜漫山遍野。当人们陶醉于牛羊成群的幸福感中时，是否想过任何人工饲养的动物都只具物的外形而丧失物的本质与精髓，人工饲养的数量再多，也不能说明这个物种繁荣兴旺。自然是竞争的自然，而这种竞争法则被人类篡改了。

人类总是繁殖对自己有利的生物，消灭自己讨厌的生物，却忽视了自然是不容易地创造任何一个生命的——

狼，猎食老弱病残的牛羊和繁殖过快的食草动物，完成自然法则中对物种优胜劣汰的筛选，保证最优质基因的延续，避免物种退化；

狼，严格控制鼠类、旱獭、兔类等动物的过快繁殖对草场的危害；

狼，清理消化散布各处的腐肉和生物垃圾，避免疾病和瘟疫暴发；

狼群，在冬季共同围捕的大型猎物，其剩余狼食可帮助鹰、兀鹫、狐狸、熊等肉食动物熬过食物匮乏的严冬。狼是草原掠食动物中的当家人，所有动物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狼。

狼，不是草原的害兽，自然界最可怕的不是“兽行”，而是“人为”！过度放牧、鼠虫肆虐、气候变化、开沟排水，造成草原沙化的四大原因中哪一个不是人为之灾？

格林静静地站在我眼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狼瞳人里棕黄色的丝丝缕缕纠缠成一团枯草，在狼洞守了一下午，格林终于回来了。我们相对无语，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和雪砂滚动的细碎声响。

呆立半晌，格林默默地走过来，把头一低，埋在了我腋下。我叹口气，拍着他的脊背，轻柔地说：“我知道你难受，回来就好，我们共渡难关吧。”

“对！”亦风鼓励道，“以后再给你找个狼洞！”

夕阳沉没在远山后，两个人一只狼坐在若尔盖草原的无边星空下，倾听草原的心跳……草原是有生命的，狼的存在是草原自然循环中对过

度放牧唯一的自我修复和抵抗，如果连这点自身的抵抗能力都没有了，草原的生命也将灯枯油尽。可是眼前的草原畜牧泛滥、盗猎猖獗，在人类的贪欲和占有欲下，还有谁能尊重自然的安排，给狼留下生存的余地呢？

“若尔盖”的意思是“牦牛喜欢的地方”，可是光秃秃的草原还称得上“若尔盖”吗？狼群还会回到这狼山上来吗？